

书写记忆中的故土女性 ——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

孔 灿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严歌苓写了一系列描写记忆中故土女性的作品《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在这三部作品中,她塑造了三个身份不同,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即王葡萄、田苏菲、朱小环。从大时代背景下描写小人物的生存轨迹,她们性格率真与生命坚韧,在动荡年代不向命运屈服;在遥远的历史背景、扭曲的生存环境中展现美好人性。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形象;史诗;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3-0058-05

严歌苓十二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舞蹈演员去各地巡演;二十岁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越南自卫反击战,之后开始发表作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十岁以后旅居海外,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旅美作家。这样的经历给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对于人性、东西方文化、人生的思考。笔者选取了严歌苓旅美后以描写故土女性生活的三篇长篇小说进行研究。《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小姨多鹤》中的朱小环。三位女性在小小的村镇中谱写着自己的生命之歌,著成了一部属于自己的史诗,有着史诗般经历的三个人成了她笔下女性形象的独特存在。

一、大时代中小女人的史诗

严歌苓的创作大部分是描写边缘的小人物,讲述平凡小人物那心酸而又琐碎的生活史。出国之前,她的题材多是以女兵的生活为主,如《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出国之后,根据中国人在国外的处境,她写出了《少女小渔》、《无出路的咖啡馆》、《花儿与少年》等作品。之后的非洲之旅,洪荒的环境使她转为对记忆中动荡年代的描写,并讲述记忆中那些年代小女人的史诗,

而这一阶段的创作与以前不同的是:她笔下的女性彻底地“回归”了故土——那片有着动荡年代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小女人的生存轨迹。动荡环境与柔弱女性的结合使人产生了对生命的敬畏,使她们的故事带有传奇的色彩。因此在历史长河中谱写小女人的生命之歌,成了严歌苓创作中独有的一道风景。

《第九个寡妇》中,在中国一九四四年将要开始内战的时期,十四岁的王葡萄成了寡妇,这样小的年纪开始了她颇为传奇的一生。她凭着强大而坚韧的生命力和无畏无惧在那复杂多变的社会生存状态中按自己的心意做了很多事:照顾藏在地窖中的孙怀清二十多年,不露声色地创造了一个小生命,甚至还收养了女儿;在闹饥荒的三年中,帮助了村里很多老弱病残者。不仅如此,在主动帮助别人和主动爱别人的同时,她打破了中国传统寡妇所要守的妇道,主动享受着性的快乐,在她的身上有天然而来不被改变的雌性,三十多年的动荡经历使她变得立体而有质感。严歌苓通过自己的语言使王葡萄在大时代中的传奇淡化为无奇,使人相信这样人生的真实存在。王葡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谱写了一个女人生命的史诗。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一颗好心,满脑糊涂”不知革命为何物的田苏菲要去革命了。在文工团碰到欧阳莫的那一刻起,注定了她要谱写一

收稿日期:2012-05-30

作者简介:孔灿(1988-),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首爱情史诗。因为怀孕而嫁给了认为是自己真爱的知识分子欧阳黄,而欧阳黄却不爱田苏菲,怀孕只是一个意外,结婚也就成了一种无奈。“戏疯子”大方而不忸怩的田苏菲无法走进心思细腻的文人欧阳黄的世界里,田苏菲却在这样的婚姻中执着着,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始终如一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坚守自己的阵地,围着欧阳黄转了一辈子。因为爱欧阳黄,她可以面对丈夫一次次的背叛,她可以借债当首饰为欧阳黄和他的朋友在家里准备吃喝,她可以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送给在劳改场的欧阳黄。她以爱的名义战胜了历史的动荡与生活的心酸,铸就了一个女人爱情的史诗。

《小姨多鹤》中,张俭的父母由于朱小环的不能生育,把日本遗孤多鹤作为生育工具带回了家,两个妻子与一个丈夫的故事就这样在动荡的年代演绎起来。严歌苓把此部小说命名《小姨多鹤》,但就其内容而言,我认为朱小环这个女性形象更为鲜明。朱小环在自己不能生育的情况下,接受了多鹤进入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爱的男人分给了另一个女人,这对于她有说不尽的委屈。名义上是她妹妹的多鹤为张俭生了三个孩子,当张俭与多鹤在外面苟合而张俭被抓时,朱小环还要厚着脸皮作证与张俭在一起的人是自己。在张俭被审讯关押期间,小环成为了这个家的支柱,她像一只母鸡一般护佑着三个孩子,还有多鹤,甚至张俭。“她曾经的刻薄在琐碎艰难的生活面前完全蜕变成世故的智慧,流露出的种种隐忍后的‘美德’”^[1],她通过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一个女人隐忍的史诗。

王葡萄、田苏菲、朱小环都经历了从内战开始到文革结束这三十多年的历史时期,三个女人凭着自己那顽强的生命力与自己的亲人历经沧桑走进了中国的和平年代。严歌苓说:“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农村妇女,我以前的婆婆就是,虽然我接触不多,但是我能看到她们那种宠辱不惊,看上去迟钝但内心藏着一种英明,她们不和男人,不和这个世界一般见识,但在混沌的境界中有大智慧。”^[2]而恰恰上述的这三位女性暗合了严歌苓的这种说法,三位女性面对历史的潮流宠辱不惊,在混沌的历史中靠着自己的“小”智慧经营着自己的一生。

二、率真与顽韧:“呆下来,活下去”

严歌苓用“呆下来,活下去”来形容她的移民生涯,用这几个字形容她笔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再

合适不过了。按中国的组词法“呆下来”的“呆”字应为“待”,“呆”字在字典中有三种意思,第一种解释为(头脑)迟钝,不灵敏;第二种解释为脸上表情死板,发愣;第三种解释同“待”^[3],首先形容人迟钝,不灵敏,这个字用于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容她们的真,面对动荡的历史,她们“呆”,不为所动,只坚守着自己心中的那份执着。而“待下来,活下去”则说明了她笔下的女性不轻易地放弃生命,更不会轻易地向命运妥协,在她们字典里从没有绝望,她们以自己的存在为最大的胜利,并在这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争取自己的幸福。

在论及《第九个寡妇》的创作初衷时,严歌苓说:“由于历史的大浪淘沙,很多东西颠覆了又被颠覆。这个女人身上的很多东西是不变的。这个年轻的寡妇对她公爹的亲情,是一种‘天伦’上的知觉。关于阶级、政治、解放、地主恶霸这些观念,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她的心灵,她从最首先、最本质的层面上来判断,我的父亲是一个好人,我得救他。我想写一个不被很多概念感染的女人,我说的感染是西医学名词。”^[4]葡萄、苏菲、小环都是没有被很多概念感染的女人,因而所表现出来仅是她们本质中所具有的自然率真。而由于她们的自然率真,才能无畏无惧,做自己想做的,表现出对命运的抗争,遵守一种忍耐的生存原则。

对于王葡萄来说,她一再跟命运抗争,在动乱中成为了寡妇,但这并没有阻碍自己作为女性的快乐。葡萄没有传统观念中男女关系的束缚,也没有现代女性意识中的“坚贞”、“尊严”观念,她以本能中的雌性主动去爱男人,去享受性的快乐,她以强烈的情欲与不同的男人偷欢,得了肺疹的琴师朱梅、丈夫的哥哥孙少勇、冬喜和春喜兄弟俩、“文革”时下放到农村的作家老朴,她享受着与男人们的性爱,每次都真诚地投入自己的情感,“我缺啥?我啥都有。我有欢喜,我有快活,我有男人暗地里疼着我。”在那样的动乱闹饥荒的年代,天灾人祸一次次袭击,有多少人被饿死了,又有多少人被斗死了;更有一些人背负着“面子”“虚荣”等精神枷锁自我了断(如账房先生,“瘸老虎”),而葡萄仍然坚强的活着,她不向命运屈服,珍惜自己乃至周围人的生命。用一句话形容葡萄的性格就是:“葡萄怕谁呢?她胸一挺,下巴一抬,我葡萄是风流寡妇又怎样?”^[5]正因为这样的无畏无惧,大胆泼辣和生命力的顽强才会让葡萄

这样的愚昧人活得这样自在,不吃亏,活跃在自己的世界里。

小说开篇的几个例子已经使田苏菲的“真”、“单纯”跃然纸上。当她被称为“戏疯子”时,她胆大不怯台,大方不忸怩的性格显露无遗。这样的性格就促使她在看到自己的真爱欧阳莫,可以在书中夹个纸条直接传达“我想嫁给你”这样的信息。对于爱情的执着,对爱情之外的东西的屏蔽,我把她理解为“呆下来,活下去”的具体体现。当苏菲问欧阳莫他是否爱她时,欧阳莫的回答是“我爱你的单纯”,田苏菲听到这句话之后,有这样的描绘:“只是爱一点,其余的都勉强接受。小菲上来有点丧气,但她这个人天生知足,有一点就抓住一点。”^[6]正是这份单纯与知足,使小菲相信她能抓住欧阳莫的心,她没有向心已有所属的欧阳莫妥协,更是要争取自己认定的幸福,在明知道欧阳莫只爱她的单纯,她仍坚守着对爱情的执着,硬是陪着欧阳莫走完了这条婚姻之路。结婚三十年中,他们也吵过,苏菲因受不了欧阳莫的背叛,也哭过,但田苏菲依然要在她的爱情童话中“呆下来,活下去”。

在《小姨多鹤》中,随处可见朱小环这个东北女人的泼辣语言,她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表现出自己的率真,小环的口头禅是“凑合”,如意不如意,乐呵不乐呵,饭好吃不好吃,她都是满口“凑合”。张俭与多鹤在外面的事情使他们这个一男两女特殊的家庭失去了平衡,小环能容忍多鹤作为生育的工具,可现在张俭喜欢多鹤了,小环要怎么办,她依然是凑合。小环信奉一种“凑合”的人生哲学,“她天天叹着‘凑’,笑着‘凑’,怨着‘凑’,日子就混下来了”^[7]。这种“凑合”不等同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信条,这是一种积极的“凑合”,小环并不逆来顺受。任何事情只能在她能容忍的程度下才能凑合,当出现欺负家人或自己的情况,她就不再是凑合了,而是泼辣了。这种凑合的心态使她能在张俭被抓之后,她和多鹤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家里的生计。正是她的率真和泼辣,她凑合的人生哲学,使她与下三流的人交朋友,通过男男女女的阿飞们苦中作乐。

三、淡化历史,彰显人性

“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无论多狰狞,都显出一种奇特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

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凄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这现象的了解。若没有移民生活给我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以及英文给我的语言方式,我不可能写出《天浴》《人寰》这类故事。”^[8]在她的有历史长河背景的小说中,她并不过多的追究历史问题,更多的是彰显美好的人性。这种美好人性在她作品中体现为:女性身上所表现的母爱。这里的母爱已经不仅仅是母亲维护孩子的本能,严歌苓把母爱升华到了一个更广泛的范围,是对自己周围人的一种大爱,是一种母性之爱。

在希腊神话中具有地母特质的女神都具有着生育、丰产与呵护的强大能量,她们使得世界富饶,肥沃,人丁兴旺,欣欣向荣。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提到“地母”,文中她引用了奥涅尔《大神勃朗》中的对话,来体现地母精神。她以博大的爱让人们忘却了一切,给予将死者的是爱和温暖,她是一个具有广大的同情,慈悲的女神。葡萄虽然没有希腊神话地母形象那强大的力量,也没有大神勃朗那样使人们忘记所有的一切,但她仍具备了地母般的凡人特质,这是一个民间地母的形象。她保护着她认为应该保护的一切,完全是靠着一个地母之心去做,给予她认为应该给予的人以无限的爱。葡萄藏匿孙怀清二十几年,为了二大的安全,她舍弃了自己的幸福,坚定地陪伴着二大,这种具有母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已远远超越了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孝道”。最终,葡萄不仅挽救了二大的性命,更感化了少勇和所有的村民,他们与葡萄一起加入到保护“舅老爷”的行列中,以暗中的默契构成一个全村人参与的大营救,葡萄身上的善良人性因此呈现出巨大的力量。葡萄以包容万物的强大感化了身边的人,获得了家族的生生不息和自我生命的和谐。“‘地母’一词来自《大神勃朗》,她是一个具有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的女神,在《大神勃朗》中地母有这样的一句话:‘春天总是回来了,带着生命!总是回来了!总是,总是,永远又来了!’”^[9]这句话说明了地母不仅孕育生命,还带有希望,并使生命生生不息。在葡萄身上,她虽然没有地母那样使生命保持着生生不息的能力,但她孕育了生命,并尽力保持生命的持久,带给了渴望生存着的人们希望。

相比较而言,苏菲与小环虽没有葡萄那广泛

而具有感染力的地母之爱,但她们也同样对周围的人表现出博大的母性之爱。对于春美、张铁、张钢,小环虽然不是她们的亲生母亲,却给予他们母亲般的呵护,知道张俭把多鹤送走了,她竭尽全力的要找回自己的“情敌”;当张俭与多鹤出现矛盾时,小环提议以肌肤之亲化解矛盾;当张俭与多鹤的事被发现后,她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来保护多鹤和张俭,仅仅这些已经不只是作为妻子的朱小环所能做到的,唯有具备了博大的母爱才能做到如此的慷慨。就像小环所想的“日子在往下过,她觉得自己在张俭那里不光光是个老婆,她渐渐成了一个身份名目模糊的女人。好像所有女人的身份名目都糅合到一块,落在她身上——姐、妹、妻、母,甚至祖母。”^[10]小环是这样,田苏菲也是如此。面对丈夫的一次次的背叛,她表现出了妻子容忍限度之外的慷慨;面对欧阳萸的不冷不热,她还是心甘情愿为他付出一切,在欧阳萸厄运不断的时期里更是如此;在欧阳萸被诊为肝癌时,她除了在身边照顾他之外,还约了欧阳萸的昔日恋人与他见面,由此可见“田苏菲对欧阳萸的爱充满了母性的质朴、天真、宽厚与包容,而非停留于占有欲的满足——尽管她的母性近乎盲目,却无比执着。”^[11]

四、严歌苓笔下女性形象的独特价值

首先,严歌苓通过她的创作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精神的伟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人物画廊。严歌苓把男女之间的关系比作礁石和海浪,柔弱的海浪冲击着坚硬的礁石,海浪每次都会受伤,但她愈合的速度也很快,这就像女人,她们是柔顺的但也是坚韧的。更为重要的是,严歌苓把她们放到了重大的历史中,这样更为凸显了她们生命的伟大,给读者以震撼。

王葡萄作为一个寡妇具有多面性:顽强的生命力、本真的自我、情欲的张扬、地母形象,不再是单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女性形象的存在更多的是以母亲或妻子的角色,而葡萄不仅具有母性、妻性,还有着强烈的自主精神,最重要的角色她是一个女人。田苏菲作为一个中国传统家庭里的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也像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女性一样,相夫教子,但她的形象并不卑微,她一切为了欧阳萸,但并没有失去自我,她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而《小姨多鹤》更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角度,朱小环与多鹤作为两

个女人,实际上是一个女性的两面,小环形象的鲜明是由于多鹤的衬托,正是对于多鹤和张俭的包容才会有小环隐忍的伟大;而多鹤在中国的存在,成全了张俭这个家庭的完整性,同时也使小环体会到了母爱与姐妹之爱的温馨,使小环不再孤寂,这两个形象是作为互相依存的共同体而存在了,这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又是一个独创。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十分清楚自己要什么并且不会在意客观环境的限制,是有着独立意识的个体。

其次,严歌苓的创作中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将个体放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在历史的嬗变之中,深度拷问人性,呈现生存切实的本真样态。她的叙事视角往往从主流历史叙事的缝隙进入,从被主流历史叙事无意(或者有意)遗忘的切切实实的个体生存实存出发,由此在主流历史叙事之外涌动着另一股暗流,它来自构成历史的生活自身,来自生活着的鲜活生命自身,故而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体在不同社会历史时空之中的人性考验与本性展露构成了严歌苓有血有肉的历史叙事。”^[12]严歌苓把她的人物放在历史的环境之中,这就使她笔下人物在展开自己自然率真本性的同时有了一种衬托,也正是在这种衬托中,才能展露人性从而确认人性的美好。王葡萄、田苏菲和朱小环都处在那样风云诡谲的历史中,王葡萄对孙怀清的藏匿,对周围人的帮助,田苏菲对欧阳萸的不离不弃,朱小环对多鹤与张俭的包容才会显得如此的明显,让她们人性的光辉显得更加璀璨。

再次,严歌苓说“不要把自己作为是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13]严歌苓并不把女性看为第二性,她主张的是男女都是第一性,男女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对立的地位,她所写的这些作品也在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她所塑造的这些形象虽然仍是传统的女性扮演的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但她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男女关系,在这之中不再是女性——第三世界——弱者”,“男性——第一世界——强者”,女性也不再处于被殖民的地位。在《第九个寡妇》中葡萄做了自己的主人翁,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她的丈夫死了,二大被藏在地窖中,父权社会的两大主角都退却到文本的后边。但她也并不把女性塑造得高于男性,最明显的体现是对于二大,作者没有让他死,反而在以后的生活中,葡萄会生存下去,完全是由于二大的指导,并且葡萄也

说过没有二大是不行的。这样的设置,就是葡萄与二大是互相依存的关系。田苏菲与欧阳黄,朱小环与张俭同样也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再往深处挖掘的话则体现了男女平等,男女和谐相处

的观点。这不仅是作品中更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所追求的,这些作品从全新的角度重塑了中国的妇女形象,把妇女的地位提到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上,严歌苓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美好的设想。

参考文献:

- [1] 与畴. 注定不完满的人间传奇[J]. 中华读书报,2008(9):45-48.
- [2] Maihuatang. 严歌苓:低调而骄傲[C]. 庄园.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63.
- [3] 吕叔湘.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39.
- [4] 王红旗,严歌苓. 探寻人性原根大爱的女性传奇[J]. 中国女性文化,2006(8):18-21.
- [5] 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98.
- [6] 严歌苓. 一个女人的史诗[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58.
- [7] 马兵. 两个女人的史诗——评严歌苓的《小姨多鹤》[J]. 扬子江评论,2008(5):83-85.
- [8] 李亚萍. 故国回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人文学主题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9] 张爱玲. 谈女人[C]. 张爱玲. 张爱玲作品集.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457.
- [10] 严歌苓. 小姨多鹤[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14.
- [11] 付立峰. 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J]. 华文文学,2007(3):74.
- [12] 张艳艳. 从雌性出发——严歌苓的历史叙事与人性情怀[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5):71-74.
- [13] 严歌苓. 十年一觉美国梦——复旦大学讲座的演讲词[C]. 庄园.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10.

Memory of Her Native Women Writing

——From "the Ninth Widow" to "the Crane's Younger Sister More"

KONG Ca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Abstract: Yan Geling wrote a series of novels describing ht women in memory of her native land. They are "the Ninth Widow", "a Woman's Epic" and "the Crane's Younger Sister More". In these novels, Wu Putao, Tian Sufei and Zhu Xiaohuan were created as three different status. The survival track of these small potatoes was described vividly in the big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These characters were forthright and sincere and had a strong vitality, they never give in to fate in the unrest years. Nice human nature was showed in the twisted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distance.

Keywords: Yan Geling; female charm; epic; human nature

(责任编辑:李开玲)